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

「韋伯霍斯(William Wilberforce)與黑奴解放 ——再思福音派信徒的社會責任」公開講座 講義

日期：2007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六)

時間：2:30pm—4:30pm 地點：播道會港福堂

關啓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I.	被遺忘的英雄——解放黑奴的福音派政治家威伯福斯	P.2
II.	威伯福斯的召命——英國廢奴運動的興起	P.3
III.	路遙知馬力——廢除奴隸販賣的漫長鬥爭	P.5
IV.	終極勝利——由國際社會廢奴到黑奴解放	P.6
V.	整全使命——威伯福斯的社會關懷和宣教使命	P.8
VI.	威伯福斯與明光社？——道德和文化的關懷	P.10
VII.	美妙的平衡——威伯福斯精采的一生	P.11
VIII.	千秋功業——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的偉大成就	P.13
IX.	從威伯福斯的榜樣反思香港教會的社會關懷	P.15

I. 被遺忘的英雄——解放黑奴的福音派政治家威伯福斯

將會在 10 月 25 日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是關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奮鬥故事，多數基督徒可能聯想到約翰·紐頓(John Newton)的聖詩，兩者的確有關連，因為威伯福斯在童年時已認識紐頓，而當威伯福斯在 1785 年皈依上主後，曾想過放棄政治，全時間事奉神，因為他覺得“屬靈”的事比“世俗”的事更重要。那個時候其中一個鼓勵威伯福斯不要放棄的人就是紐頓（他本是參與販賣黑奴的，1748 年決心信主並痛改前非，39 歲那年成為牧師）。他讓威伯福斯明白，上帝要他留在政治界事奉祂。紐頓寫道：“我們...相信，上帝是爲了國家的利益而興起你。”

在西方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像威伯福斯這麼被人忽略。的確，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與解放美國黑奴的林肯總統的家喻戶曉是極大對比，但他的成就不比林肯低，最少他不用流血，就成功地解放了數以十萬計的黑奴。

當時英國擁有一個龐大帝國，被稱爲日不落之國。自 1440 年，葡萄牙人開始從西非把 20 個黑奴帶到里斯本，後來認爲他們刻苦耐勞，所以也帶到巴西做苦工。1660 年起，因爲英國政治家認爲黑奴販賣對經濟和海軍都有利，於是在非洲西岸建立要塞，積極推動這種「貿易」。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奴隸販子每年運送數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是歐洲之冠。這可是賺大錢的生意，例如利物浦的販子，在 1783 到 1793 年間，把超過 300,000 黑奴送到西印度群島，可賣到£15,000,000，而他們則淨賺 30%！

威伯福斯所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很多英國人不一定很喜愛奴隸交易，但從現實利益角度卻認定這是必要的制度，他們相信如果廢除此制度，就會發生經濟崩潰。而威伯福斯的堅定對手包括強大的商業團體、殖民地勢力和很多上流社會成員（包括皇室）。在政治建制派內反對勢力更像牢不可破，而威伯福斯個人而言只是個其貌不揚的矮子（只有約五尺的身高，怪不得有人稱他爲「小蝦毛」），體格相當瘦弱，疾病纏身，有一次差不多病死，醫生也說沒希望，但他就是痊癒了。他的福音信仰亦處於社會邊緣，被主流社會鄙視，被認爲是一種狂熱主義。

至於文化方面，幾乎所以人都接受奴隸制度，只有極少數人認爲奴隸交易是邪惡的。我們現時的一些人權理念，在當時只是一些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並不是公眾的共識，一些統治階層

和政治精英對此更嗤之以鼻。更不要忘記那時發生了震驚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其後的恐怖時期，還有奴隸的暴動和起義，都使他的政治努力困難重重。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威伯福斯在 1787 年開始在英國國會爭取禁止販賣黑奴，自此差不多每年都提出有關法案，但每次都失敗。然而他不屈不撓，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最後在 1807 年 2 月 23 日成功(剛好 200 年前)：283 對 16 票通過！威伯福斯喜極而泣，眾議員則站立為他歡呼，掌聲雷動。然而這只是連場戰役的第一個回合，如何執行法例，防止黑奴的走私呢？以前已被賣為奴隸的黑人又何時得解放呢？英國放棄販賣奴隸，是否只會使其他國家（如法國等）得益？如何面對國際的販賣黑奴勢力呢？這些都好像移不開的大山，但威伯福斯繼續用了 18 年在議會爭取所有黑奴的解放，在 1825 年才退休。他的較年輕盟友和繼承人(Buxton) 繼續奮鬥，終於在 1833 年 7 月 26 日，解放奴隸的法案通過二讀，三天後他與世長辭。

究竟威伯福斯如何達成這「不可能的任務」呢？讓我們重拾遺忘的歷史，無論從教會關社或人類文明和現代政治的發展而言，這都是重要的一頁。

II. 威伯福斯的召命——英國廢奴運動的興起

英國的廢奴運動的主要源頭是宗教信仰，這是不少世俗歷史學者傾向忽略，但也不容否認的事實。約翰·衛斯理在 1774 年寫了一本小冊叫《對奴隸制度的思考》，這是最早期公開反對奴隸制度的一個聲音，後來循道會在 1780 的大會強制他們所有海外的牧師都要釋放自己的奴隸。而英國最早期的廢奴委員會也是由六名貴格會友(Quakers) 組成。

其實威伯福斯(1759-1833)對廢奴運動的獻身，也和他的福音信仰分不開。他九歲喪父，母親把他送到他的叔叔在溫布頓的家裡，他年少時在那裡已受到福音派信仰的影響(如 George Whitefield 的宗教復興)，也認識了約翰·紐頓。然而這種影響是短暫的，因為當時上流社會都不喜歡福音派，認為他們是宗教狂熱分子，所以威伯福斯的母親馬上把他帶回 Hull，接受更為「正常」的教育，不久，威伯福斯也喪失了他的信仰，只是向著一般的世俗道路進發。

1776 年 10 月，威伯福斯進入劍橋大學的 St. John's College，輕鬆和愉快地渡過三年，沒有甚麼嚴重的墮落，但也沒有苦讀，反而很投入那裡的社交生活。1780 夏天，21 歲的威伯福斯參選 Hull 的國會議席，原本勝算不大，但他的個人魅力和雄辯口才使他成功。之後他在不同選區任議員共四十五年之久，包括於 1784 當選了約克郡(Yorkshire)議員。1783 年 12 月，他的好友畢

特(William Pitt) 成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年青的首相，當時只有 24 歲。

一個偶然的決定卻改變了威伯福斯的一生，1784 年他與家人歐遊，邀請了以前劍橋的導師 Isaac Milner 同行，他不料到 Milner 竟是認真的福音派信徒，他初期也是認為只要作好人就足夠了，又何必去深究那些陳舊和深奧的神學教義呢？而且那些道理在現代的理性時代不是顯得過時嗎？然而與 Milner 長時間討論信仰，使他重新認信基督教的真理，他也感受到福音的呼喚和自己的罪污。經過內心兩年的掙扎，威伯福斯在 1786 的復活節把罪擔放下，守第一次聖餐。他經歷到神的恩典，感受到清晨的大自然好像在合唱一首讚美和感恩的詩歌。

自此威伯福斯的虔誠信仰就成為他一生的指導，他認真悔改歸主前不是甚麼壞人，也對黑奴的苦況略知一二和抱同情的態度，但他或許沒有想過會一生獻身這場鬥爭。信仰給了他新的異象和使命感，最近為他寫傳記的作家 Eric Metaxas 這樣說：「在 1785 年，他二十六歲，處於政治事業的高峰，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深刻和戲劇性的事情。可以這樣說，上帝打開他的眼睛，給他顯示另一個世界，這樣做幾乎是與他的意願相反的。威伯福斯看到上帝的真實——耶穌談到的天國...他看到所有男人女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被造，生而平等，所以都是神聖的。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他看到我們一定要愛鄰舍如自己，而且我們想別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一定也要怎樣待他們。」 (*Amazing Grace: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Oxford: Monarch, 2007], p. xvi)

經過兩年，威伯福斯的使命感更為清晰和強烈，他在 1787 年 10 月 28 日的日記寫道：「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他明白我們「需要一位國家道德的改革家，他要在地的高位揚聲，...正如衛斯理在大眾裡所成就的那樣。」他在一七八八年的日記中寫道：「我的道路，是公眾的道路。我的職責是在這世界裡；而我必須融入人群，否則就是離開上帝指派我的崗位。」

就是這個召命，驅使威伯福斯在 1787 年 12 月，在議會中宣佈他在 1788 年初就會提出廢除黑奴買賣的議案。這為英國的廢奴運動揭開序幕，威伯福斯開始時非常樂觀，在 1788 年 1 月寫信給朋友時還說對自己的勝利毫無疑問，他可料不到前面的是漫長的鬥爭和幾許灰心和失落的經歷，支持著他的就是他從上帝領受的召命(當然還有他十年後才認識的太太 Barbara Spooner)。

III. 路遙知馬力——廢除奴隸販賣的漫長鬥爭

威伯福斯在 1788 年正式在議會提出廢除黑奴買賣，反對派首先採取「拖」字訣，提出議會並沒有充夠資料。最後，於 5 月 9 日通過決議，國會要對奴隸買賣作出調查。

民意的轉向

威伯福斯知道在這場鬥爭中，資料和民意都是關鍵。1787 年 5 月，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指威伯福斯和他的同道]的中堅分子 Thomas Clarkson 已計劃了到英國的大小港口，直接登上奴隸船上去搜集證據。其實他這樣做非常勇敢，不少奴隸販子都並非善男信女。

威伯福斯等四出搜尋虐待奴隸的證據，並用各樣手法將這些事實告知群眾。他們集合聲援人士的簽名，和杯葛由奴隸種植的糖。Clarkson 走遍英國的大小市鎮，派發傳單，發起請願，舉行公眾集會，和把支持者人組織成委員會。他們的手法其實相當前衛，到處攪群眾大會在當時可說是激進的呢！

本來英國人對奴隸買賣的可怕所知不多，然而經過威伯福斯的努力，反奴隸制的海報到處可見，如其中一張有個黑人像，且寫上幾個字：「我不也是一個人嗎？」杯葛行動也相當成功。支持廢奴的人民聲音愈來愈響亮，簽名請願雪花似的到達議會，1792 年威伯福斯再次提出議案時，呈交下議院的請願名單就有 519 個之多。然而反對勢力仍是大多數，所以他提的法案都被否決。

考驗的歲月

九十年代中期，廢奴運動走進低谷。1789 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它高舉人權，呼喊「自由、平等、博愛」，但慢慢演變成暴民政治和恐怖統治。1793 年 1 月，路易十六被群眾送上斷頭台，法國且在 2 月向英國宣戰。一些革命勢力和思想也開始滲透英國，不少政治家都懼怕同樣的革命會在英國發生。在這種氛圍下，高舉人權和平等的人都受到懷疑，法國的朋友更被視作英國和英皇佐治的敵人。

廢奴運動所遇到的阻力也變得愈來愈大，畢特以首相的身分也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國家安全上。然而威伯福斯沒有放棄，不幸的是，屢敗屢戰的結果還是屢戰屢敗。年復一年的挫敗，就連廢奴運動的急先鋒 Clarkson 也受不了，於是他從廢奴運動抽身出來。威伯福斯卻在 1796 年仍然寫

道：「若上帝喜悅讓我得著這榮譽，我願意成為制止如此邪惡和殘酷的行爲的工具，從來沒有一樣事情使一個基督教國家如此蒙羞。」

勝利的來臨

雖然當時的外在環境看來艱難，但威伯福斯等人的持久努力已在英國人的心田播下種子，到了時候就會開花結果，這告訴我們堅持和基礎工作的重要性。廢奴運動的資料已傳遍英國，威伯福斯還創辦了一份有質量的雜誌 *Christian Observer*，對廢奴思想的廣傳作出貢獻。

再者，威伯福斯的四個兄弟們也透過選舉進入了議會—Thornton, Babington, Smith, and Grant，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卻愈來愈有影響力。1806 年 1 月，畢特逝世，William Grenville 繼任首相，他是廢奴運動的熱心支持者，在政府內閣裡廢奴派首次佔大多數。1807 年時機成熟了，英國社會的革命恐慌也成過去，威伯福斯的法案最後在 1807 年 2 月通過！

持續的戰爭

但戰役卻還未結束，非洲的海岸還是充斥著走私船，而且仍有五十萬的奴隸在西印度群島上受著殘酷的對待。所以威伯福斯不久就成立了非洲協會(African Institution)，致力 1807 法案的執行。在 1810 年，議會通過法案，使販賣奴隸成為嚴重罪行，最高刑罰可被判流放到澳洲十四年！

英國皇家海軍也積極在非洲的海岸巡邏，堵截販奴船隻。其實這些工作都不能帶來利益，若不是威伯福斯等人大力推動，英國政府也不會履行這些純道德上的義務。為了打擊走私奴隸，克拉朋聯盟的法律專家 James Stephen 提出要為奴隸進行正式登記。當然，他面對很大阻力，但他們還是逐步爭取。最後，登記法案在 1820 年 1 月正式生效，這也為最終的勝利鋪路。一方面這令廢奴法案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這意味著大量調查和數據，而這些資料所顯示的可怕真相，成為了後來爭取解放黑奴的有力武器。

IV. 終極勝利——由國際社會廢奴到黑奴解放

國際社會禁止奴隸販賣

英國雖然在 1807 年廢除了奴隸買賣，但歐洲列強卻還是依然故我，若然只是販子的國籍改變了，對非洲黑人又有甚麼實質幫助呢？威伯福斯等人當然可說他們已盡了自己的責任，而且也

管不了其他國家，但他們對黑奴真誠的關注讓他們不能這樣推搪，於是 1807 後他們積極在國際層面積極推動廢奴。不消說，這是極度困難的工作。

幸好當時英國國勢強盛，而英國政府基本上同情威伯福斯，而他本身在國際政壇也開始有良好名聲。終於在 1810 年葡萄牙作出重大讓步，而瑞典也在 1813 年廢奴，但最棘手的是另一個世界強國和英國的對手——法國。

1814 年，拿破崙終於投降，並被流放於 Elba。戰後列強在巴黎召開和會，英國的代表是 Castlereagh，克拉朋聯盟也派了 Macaulay 去巴黎爭取廢奴。然而法國又那會輕易放棄奴隸販賣的龐大利潤呢？所以他們不肯讓步，到最後只承諾逐步廢奴。當 Castlereagh 回到英國議會時，大部分議員作出歡呼，唯獨是威伯福斯站起來一盤冷水倒在他們頭上，他指出若黑奴仍然在那裡受苦，他們又怎能歡呼呢？

列強還會在維也納開第二次和會，威伯福斯等爲了確保英國代表堅持到底，發起了另一次民間請願運動。在 1814 年六七月之間有接近八百個請願到達下議院，簽名人數有一百萬，這可是當時英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政府和議會爲之動容，因此 Castlereagh 在維也納和會堅持國際社會要廢奴。

法國的態度相當敵對，只肯作非常有限的讓步。就是在這關鍵時刻有戲劇性的轉變，拿破崙從 Elba 逃回法國謀求復辟，他竟然宣佈立刻全面廢奴。英國軍隊很快就把他趕下台，但這一個折騰，法國最終沒有推翻拿破崙的廢奴政策。1815 年 7 月，Castlereagh 這樣向威伯福斯報告：「我們長久渴望的目標已達成，...在法國的所有屬土上，會無條件和全面禁止奴隸販賣。」

黑奴最後的解放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威伯福斯已垂垂老矣，他本來身體就不強壯，現在由於長期服用鴉片（爲了治療腸胃病，不是吸毒！），身體有很多毛病，如嚴重呼吸困難。然而克拉朋聯盟沒有忘記那最後的戰役，就是黑奴的解放，於是兄弟們再次出擊。威伯福斯在 1823 年出版了 *Appeal to the Religion, Justice, and Human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Behalf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West Indies*，呼籲英國人民支持黑奴解放。同年，他們創立了倫敦反奴協會(London Anti-Slavery Society)，和出版了 *Slavery Delineated* 卷一，他們也創立了 *Anti-Slavery Monthly Reporter*，每個月出版兩次，由 1825 年 6 月到 1936 年 7 月，共出版了 113 期，Macaulay 是主要的編輯和作者。透過這些書和刊物，他們不斷提供了關於奴隸買賣最新的詳盡資料，這爲解放

黑奴的戰士提供「彈藥」，也對公眾和政府發揮巨大影響。辦過刊物的人都明白，十多年這樣的辛勞，實在需要超人的精力和毅力。

Clarkson 以 63 歲的高齡重新歸隊，他後來說：「在 1823 年我走遍英國，... 我成功地組織了差不多 200 個委員會，成果就是數以百計遞交議會的請願... 我走了差不多 3,000 英哩，離開家差不多整整一年。」

經過十年的宣傳和動員，三十年代初是最後衝刺期，1833 年的議會將會在 5 月辯論解放黑奴。那時請願的人數已達一百五十萬。1833 年 4 月 12 日，威伯福斯在公開集會作最後一次公開發言，他身體雖然已軟弱不堪，但往日的神采好像回到他身上，他的發言鏗鏘有力，當他剛好作出總結時，一縷陽光射進大堂，威伯福斯驚嘆：這是從天上來的光芒，預告他們的成功。

1833 年 7 月 26 日解放黑奴法案通過二讀，支持者佔絕大多數，所以三讀已不是問題。所有英國屬地的黑奴會在一年後解放，而奴隸主得到的賠償達二千萬英鎊（是市價的一半）。威伯福斯一生夢寐以求的目標終於達成，三天之後就與世長辭。8 月 3 日，威伯福斯下葬西敏寺，當天所有公營事業都休息，所有國會議員都出席他的葬禮。很多載著悼念民眾的馬車擠滿到西敏寺的路上，而附近的路傍站滿大量市民。

1834 年 7 月 31 日，八十萬的奴隸重獲自由，這不單是英國或非洲歷史中重要的一頁，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兄弟們的功勞實在難以估計。

V. 整全使命——威伯福斯的社會關懷和宣教使命

威伯福斯不單解放黑奴，他關懷的事情其實多的是：社會改革，扶貧，教育，慈善，道德重整和宣教，他不會墮入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二元對立的陷阱。他致力彰顯的是耶穌基督那整全的福音——對人的身心靈作出全面關懷。

威伯福斯的社會改革

威伯福斯支持民主改革，例如 1809 年，他支持禁止售賣議席。當時的法律過於血腥，例如會公開吊死犯人，屍體更公開焚燒，克拉朋聯盟一直反對這些做法。威伯福斯還致力幫助打掃煙囪的孩子，和改善工廠情況——在 1802 年成功爭取到第一個「工廠法案」。他對其他宗教持寬容態度，例如在 1813 年爭取天主教徒能進入議會。

威伯福斯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那時英國社會的腐敗由上層開始，難能可貴的是，威伯福斯出身上層社會，不單沒有感染到那種腐敗，更身體力行推動慈善工作。克拉朋聯盟促成很多扶貧組織的成立，如 1796 年的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John Thornton 則創立了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Persons Imprisoned for Small Debts，當時很多人因著小額債務也會被監禁，這組織在五年之內共釋放了 14,007 人。威伯福斯同一時期內積極支持 69 種慈善事業，且把收入四分之一捐給窮人。

威伯福斯熱心支持教育工作。那時上流社會的人認為為勞工階層提供教育，只會讓他們有能力閱讀煽動性小冊子。當其他人支持愚民政策時，威伯福斯對自由卻抱堅定信念，於 1819 年說：「假若自由是人民的命運，那我們一定要使他們有合宜的條件去享受自由。」

威伯福斯的宣教使命

威伯福斯於 1797 年 4 月出版了 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呼喚英國悔改，重拾真誠的信仰。這本書是他親身作的文字宣教。威伯福斯等很重視文字工作，並且針對中下層在 1792 年推出了一系列平價單張(Cheap Repository Tracts)，一便士一本(要補貼很多錢)，第一年就賣出近二百萬本。1804 年 3 月 7 日，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成立，也有克拉朋聯盟大力支持。

另一個重大成就就是爭取派宣教士到印度。當時有法律禁止宣教士進入印度，統治印度的基本上是東印度公司，它透過剝削人民獲得巨大利潤，所以並不喜歡被人提醒印度人也有尊嚴。例如那時在印度英國人可以聚未成女童為妾，一個英國紳士就聚了十六個之多！這是基督教反對的。威伯福斯認為英國對印度人的剝削，實在使英國蒙上道德污點。

東印度公司的憲章二十年才在議會修改一次，1793 年克拉朋聯盟首次爭取改憲失敗，另一次時機是 1813 年，他們積極準備，做了大量教育工作，而且鼓勵人民請願，到最後有 837 個請願到達議會，超過五十萬名字，令議員們印象深刻。1813 年議會的辯論開始，一些人認為印度人(如「賤民」)就如奴隸一樣是低等的，所以可以任意對待。

但威伯福斯認為每個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和有尊嚴的，他指出印度人民所受的苦，例如妻子殉夫的風俗，當時在 Bengal 一個省內，每年就有一萬女性被死。還有種姓制度，殺嬰等風俗。最後，威伯福斯的建議以 89 對 36 票通過，不單在印度成立聖公會，也爭取到給印度教育的基金。

這不單影響了亞洲宣教工作，也標誌著英國對待其他人民的態度的轉變。貫穿這法案的精神就是反對剝削——縱使對象是殖民地的臣民。它確立所有印度人的平等尊嚴，這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就是金律不單可用於國家內部，更可衡量國際關係，這可是歷史創舉。我們不可美化英國人作為殖民宗主國的行為，誰有權力時能完全抗拒濫權的誘惑呢？令我們驚奇的是，英國人大體沒有過分濫用權力，對殖民地人民有基本尊重，甚或給他們高度自由，香港人可對這點作見證，但其實我們是託庇在威伯福斯於 1813 年提出的原則下呢。

VI. 威伯福斯與明光社？——道德和文化的關懷

關心社會的基督徒往往分為兩派，「右傾」的通常信仰保守而且關心道德和家庭價值，「左傾」的則信仰開放並且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究竟威伯福斯是左傾還是右傾呢？以上二分法對他並不適用，他信仰保守但同時富開放精神，他同時關心公義問題和道德價值。他的日記說得明白：「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公義與道德放在一起，並行不悖。

在他提出廢奴那年——1787 年，他同時推動道德改革的工作。英皇佐治登基時曾發表「鼓勵敬虔和德行，防止邪惡、瀆神和不道德行為」公告。他支持英皇重發這公告，而且在各地成立「支持英皇公告協會」(proclamation societies)，以實行公告為任務。他認為社會的領袖也應有責任成為道德模範，於是他尋求國家和教會領導人對這些協會的支持。當時威伯福斯也面對不少嘲笑，就如今天一樣。最後這些公告協會被稱為「防止邪惡協會」(十八世紀的明光社？)

威伯福斯反對酗酒。當時酗酒問題對窮人的殺傷力嚴重，不少低下層媽媽為了買醉而置自己嬰兒於不顧。他也反對獵牛遊戲(bull-baiting)：人們會特別飼養凶猛的狗，所以這種狗叫 bull-dog。首先把牛蹄都切除，那它只能靠它的殘肢去支撐身軀和抵擋猛狗的襲擊。

當時在倫敦，有四分之一未婚女士當娼，她們的平均年齡是 16 歲！可見雛妓在當時非常普遍，威伯福斯深惡痛絕這等歪風。克拉朋聯盟也反對賭博，例如當天甚為流行的彩卷。當在 1807 年

威伯福斯成功爭取廢奴後，他有點開玩笑地問戰友 Henry Thornton：「亨利，我們接著要廢除甚麼呢？」Thornton 認真地回答：「彩卷吧。」妓院(和賭場)當天是罪惡溫床，但每年都順利得到牌照。現在各地的防止邪惡協會自行提出控訴，這樣問題即時解決了。威伯福斯也支持禁制不雅刊物。

威伯福斯也提出要禁制私下決鬥(dueling)，亦提倡守安息日，曾提出法案禁止星期天的報紙。我們可能覺得威伯福斯的要求或許過高，然而正是這種不願妥協的堅持（安息日是聖日），使工人免於一星期七天工作的壓逼，也是這一天的閒暇令普及教育成為可能。

威伯福斯關注道德，他希望把文明和自尊重新帶進一個走向邪惡和敗壞的社會，然而這方面工作碰到不少困難，且面對冷嘲熱諷。Earl Fitzwilliam 認為道德敗壞本來就是國家繁榮的自然後果。另一個貴族更威嚇說：「你希望成為人民的道德改革家，... 那就是這些改革家的下場。」他手指著一幅釘十字架的畫。在 1822 年就有一個卡通，諷刺威伯福斯過於「道德主義」。(吳志森對「性潔癖集團」的批評如出一轍。)

「移風易俗」的使命吃力不討好，然而他們的工作絕非徒然，他們提高了社會的道德水平，敗壞的行為就算不能禁絕，但最少不顯得那麼理直氣壯。如私鬥後期最終被禁止，威伯福斯等所產生的氛圍是重要原因。有一些事情是經過一兩個世紀才能改變，威伯福斯可說是當代動物權益運動的先驅呢！

他們開始了一場全國性的道德重整運動，這顯著地緩和了不少社會問題，如罪案、騷動、破壞秩序的行為、殘酷的娛樂節目等。整體而言，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間，英國工人階級的行為問題有顯著改善。他們當然不能根絕所有邪惡，但如威伯福斯自己所言：「要使善良成為時尚。」

VII. 美妙的平衡——威伯福斯精采的一生

威伯福斯的一生動人心弦，其精采可歸納為七種美妙的平衡：

1) 胸懷大志與虛懷若谷

他有擔量挑戰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陋習（如酗酒、私鬥），在只講權力的國際政治舞台中也企圖扭轉乾坤，這些都不是志向小一點的人會嘗試的。

然而胸懷大志的人往往流於狂妄，這沒有在他身上發生，秘訣就是他在為神做大事，而不是求自己榮耀。他可說已用盡生命了，但在神面前還感到自己做的不夠，還是說：「我深刻意識到自己犯了很多巨大的疏忽之罪(sins of omission)，錯失了很多行善的機會。」

2) 公義精神與恩典精神

執著公義的人難能可貴，但卻容易墮入自義和妖魔化對手的陷阱，一方面些強調用恩典對待弱勢群體，面對對手時卻缺乏恩典。若威伯福斯要盡情數落對手的邪惡，從而顯出自己的道德優越性，容易不過，但他一直都抗拒這誘惑。他強烈譴責奴隸制度，但不妖魔化奴隸主。到了最後關頭，他支持政府對奴隸主作出補償，有些人認為沒有理由這樣做，然而威伯福斯已學曉要用恩典調和正義感，指出當務之急還是使黑奴重獲自由。

當中的秘訣是謙卑，這源於對自己罪咎的深切認識，和對基督恩典的親身體會。威伯福斯願意承認自己的罪咎：「我們都有罪，... 不是為了自己的開脫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

3) 個人靈性與關社事工

威伯福斯有福音派強調的悔改經歷和與神親密的關係。這足以排除成見，就是熱心關社的信徒，就算不是大自由派，也肯定不重視個人與神的關係。這種成見阻礙了福音派教會放開懷抱去關社，也使熱心關社的信徒難以在福音派教會生存。他爭取社會改革的努力，一直都放在他與神的關係中。在 1807 年的勝負決定前，他重申他單一的心志只是去見證神：「求主讓我有單一的眼睛，純一的心靈，只渴望去討神喜悅，去做福我們的同胞，和去見證我對那位可敬可配的救贖主的感恩。」多少關心社會的信徒最後失去信仰，多少執著信仰的人卻對社會漠不關心，對威伯福斯而言，兩者不能分開，他再次完成了一個高難度平衡動作！

4) 博愛群眾與愛身邊人

威伯福斯甘心為一群並不相識又毫無血緣關連的人擺上了青春和健康，博愛精神不用多說了，但他自己曾說：有些人愛群眾，但對身邊人卻不好，幸好他能兼顧二者。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他在家中養了一大堆年老無用的工人，這些人一直為他工作，後來老到不能有效工作了，他還是不肯辭退。

5) 保守信仰與開放精神

威伯福斯擁有純正的福音派信仰，例如在宗教問題上會被視為排他主義者。然而他卻同時擁有開放精神，甚至為天主教徒的參政權奮鬥。克拉朋聯盟對福音派信仰非常認真，但他們對其他教派採取寬容的態度，甚至和教會外的世俗主義者合作，如和邊沁攜手改革監獄。

我欣賞福音派對信仰的持守，但有時也覺察那種「要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理竭力爭辯」的精神，會使我們傾向在不合宜的時候也過分保守，或過分「戰鬥格」，而失去了寬容。這裡的界線不易拿捏，但威伯福斯的榜樣值得我們學習。

6) 嚴肅人生與喜樂人生

威伯福斯在今天肯定會被標籤為「道德塔利班」，很多人會想像他相當古板，自己不懂得享受人生，又對人苛刻。事實上他的人生很有活力和喜樂，絕不喜歡沉悶的律法主義，而且有機智和人格魅力，好客，和善於建立關係。孩子也很喜歡和威伯福斯遊玩，而威伯福斯一旦與他們玩耍，甚麼大政治家的身分都拋謀腦後，活脫一個快樂的大孩子。

7) 魅力領袖與恩賜配搭的平衡

威伯福斯是魅力領袖，但往往這些領袖不懂得讓有恩賜的朋友發揮，但克拉朋聯盟的兄弟姐妹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然而他們卻可以配搭無間，這當中威伯福斯扮演了一個樞紐角色。他一方面有領導才能，但另一方面有容人之量，和協調眾人的恩賜。

VIII. 千秋功業——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的偉大成就

他們奠定了美好的人性和從政典範

克拉朋聯盟自己的美好典範本身就是令人讚嘆的成就。他們顯示驚人的毅力。威伯福斯堅忍不拔，不斷努力了近五十年。他經常被誹謗，曾經有傳言說威伯福斯娶了一個黑人女子為妻，甚至說他經常打老婆。他那時還是單身！威伯福斯學懂對這些攻擊一笑置之。曾經有一位「朋友」寫信給他：「我預期看到你被西印度殖民者製成醃肉、被非洲商人做成烤肉，被義大利船長吃到的消息，但是不要氣餒，因為——我會幫你寫墓誌銘！」他甚至兩度遭到埋伏，他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堅持。

他們亦為政治參與提供了典範。十九世紀史學家 W. E. H. Lecky 認為英國的廢奴運動「可以說是眾多國家歷史書中完全合乎道德的三四頁之一。」克拉朋聯盟言行一致，例如不單在公共政策上關心窮人，自己也作出大量捐獻。他們正直不阿，例如 Henry Thornton 參選時每一票都有公價，且被所有人視為當然，但他就是不肯同流合污。就是這樣，這群人獲得了別人的尊重，也有超乎比例的影響力。

當時，議員都用職位來尋求利益，但克拉朋聯盟的典範改變了人們的概念：「議員有責任幫助窮人和國家」的理念深入民心。他們也給基督徒從政提供了榜樣，當威伯福斯進入議會時，只有三個議員會承認自己是認真的基督徒，但五十年後，有接近二百位。政治也可以是基督徒的呼召。

他們根治了一個文明的毒瘤

有人曾經這樣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太徹底了：「假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疾病肆虐全球，有一個人排除萬難才找到醫治方法，這治療的成功是如此徹底，那疾病完全消失了，沒有人再因這疾病受苦——兩代之後根本沒有人記起這疾病曾經存在。威伯福斯就好比這一個人。」他們當時所面對的阻力是難以想像的，奴隸的存在就如出生、結婚和死亡一般理所當然，「過去五千年，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沒有奴隸的人類文明是難以想像的。」

他們作的就像憑一己之力推倒大山。當天人們所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對今天的人們卻好像是無可避免的，這種改變就顯示了威伯福斯的成就。威伯福斯所克服的不單是奴隸制度，更是那種令奴隸制度數千年來興盛不衰的心態，他達成的是「人類意識的根本改變。」

他們開拓了社會改革的道路和更進步的文明

威伯福斯等的影響遠遠超過他們那時代，「他們把所有的恩賜和能量全然獻上，去培育人道主義的感情。當時，這主張並非老生常談的陳腔濫調，而是既新鮮又危險的。他們勇敢地宣揚人類的兄弟友愛和人的基本權利，... 不久，其他改革家就把這精神廣泛應用到其他方面。」

威伯福斯的榜樣激發了英國基督徒積極關心社會。1780 與 1844 年間，他們創立了最少 223 個全國性的宗教、道德、教育和慈善組織，去解決社會問題。福音派的信仰和社會關懷如此滲透了十九世紀的英國，以致法國史家 Elie Halévy 對他們作出高度的評價：「在一段革命和危機的年代，英國社會卻享有出乎意外的穩定性，是福音信仰使這成為可能。」

在英國燃點的火燄也跳過大西洋，橫掃美洲，傑佛遜和林肯都稱揚威伯福斯是他們的榜樣，林肯說每個學童都知道威伯福斯的名字和作為。另一方面，一直像英國那樣的世界大國都能對亞非人爲所欲爲，但牛津大學殖民史的教授 Sir Reginald Coupland 這樣論到威伯福斯：「他在英國人的良心裡創立了一個人道傳統，和要爲弱者及落後民族負責任的傳統...，在這方面的貢獻無人可出其右。」

IX. 從威伯福斯的榜樣反思香港教會的社會關懷

他們的榜樣叫我們明白，每個人都可回應上帝呼召，找尋人生異象，善用恩賜改變這世界。威伯福斯的成功有賴身邊一班共同異象的有心人。我們需要迫切禱告，求神在華人教會興起克拉朋聯盟那樣的見證人。

香港社會正面對多樣的問題。一方面後現代思想、極端自由主義及多元主義，衝擊著過往的倫理道德價值，另一方面猖獗的商業掛帥思想和殘酷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貧富懸殊不斷加劇，這兩種力量都同時腐蝕公民社會的基礎——家庭制度，以致家庭慘劇頻生。有時我們把倫理道德與公義貧窮的關注分割，但威伯福斯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應持守整全使命，不要偏廢。當然在現實的限制下，不同組織有不同重點，就如威伯福斯的反奴組織、扶貧組織和聖經公會都有不同的工作重點，我們不應純粹因著重點不同就互相攻擊（當然就著真正的分歧，爭論也免不了）。

我們看到威伯福斯等先賢的美好腳踪，走在時代的前端，勇於面對信仰的要求，敢於挑戰困難，和開拓新的事奉方向。他們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不單爲神作出美好的見證，對信仰的傳播實在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假若缺少了威伯福斯，教會的麻木不仁只會成爲另一個教會史上的污點。

香港教會也不是沒有對時代作出交待，我不認爲要對教會作出苛求。以香港信徒這麼低的人口比例，加上現代社會問題的龐大和複雜性，我不認爲香港教會能事事關心或扭轉乾坤。看看不同堂會對身邊有需要的人的幫助(如探訪病人、替新移民補習)，基督教的慈善、醫療和社工組織，幫助弱勢群體的基督教機構（如新福協會、禧福協會、無家者協會等），不少基督徒以個人身分參與服務...，輕率地指責香港教會沒有關心社會是不成立的。

然而我們本著威伯福斯的精神，不是爲了向人交待，仍要在神面前反思：我們還有那裡作的不夠？或許我們需要好好發揚一些福音派傳統，特別是關心貧苦大眾和社會公義的精神。當然，我們的時代和威伯福斯的時代一個主要分別就是，很多威伯福斯爭取的原則已成爲公共政策的共識，如政府要關注扶貧的原則是沒有人爭議的，爭議的是如何去做。很多時教會很難在這些問題上大規模動員的原因是，例如現代的工廠（最少在香港）的極端不人道條件已取消，基本的安全網也設定，爭辯往往在於政府做得夠不夠，但這些問題的確有爭議性或相當複雜，並不如奴隸制度的不人道那麼一目了然。

雖然如此，我仍然建議教會要多點回歸威伯福斯等福音派改革家的傳統，多點教導信仰對公眾的適切性，希望長遠能培養一群既有堅定信仰，又有遠大關社胸襟的信徒。此外，在一些爭議性較少的項目上，如扶貧或道德的重整，設定經常性的財政預算，作出實質的支持。第三，可能明刀明槍的奴隸制已廢除，但有沒有一些現代社會的制度是對人作出奴役呢？例如一些大陸的礦場或工廠，會否條件還是有點不人道，是在製造現代的奴隸呢？又如威伯福斯對安息日的關注，是希望人民能有時間精力放在屬靈的事上，和獲得需要的休息，但近年香港的各行各業的確令市民疲於奔命，對個人健康、家庭和教會生活都有不良影響，那教會是否應該開展一些事工關心這些問題呢？就算不用法例是硬性規定最高工時，我們又能否創造性地提出解決方案呢？

我盼望威伯福斯的榜樣能重新激勵我們，切切在神面前求問，如何在今天實現每個時代都要關注的雙重問題：

- ◆ 如何廢除一切奴役人們的制度或文化？
- ◆ 如何移風易俗，重建社會道德？

時代或許不同，但呼召威伯福斯的上帝仍然是那位呼召和帶領我們的主。